

# 朱子讲历史之五：历史中的“道理”和“技巧”

张元

(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, 中国台湾 新竹)

[关键词]朱子讲历史 道理 技巧和智谋

[中图分类号]K24 [文献标识码]C [文章编号]0457-6241(2006)07-0067-03

这一天,朱子与学生谈《易经》中的“咸卦”,“咸”是“感”的意思,“咸卦”是讲“交相感应”的道理。课堂记录见于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二。

朱子仔细地讲了见于《周易·咸卦》之中,天地之间相互感应的道理。他说:天地之间,无处不是感应的道理,不管是自然或人事,都是如此。就像是下雨不能一直下个不停,下着下着,便感出一个天晴出来;天也不能一直晴着,晴尽管是下雨的反应,同时也能感出个下雨来。天冷不能一直冷,会热起来;天黑了也不会一直黑下去,会亮起来,都是这个道理。自然现象是如此,人世现象也是如此。古往今来,天下之事,也是一个盛世之后,就接着是衰世。只有圣人在位之时,懂得这个道理,兢兢业业,努力保持好的局面。一旦局面无法维持,就会出现衰乱,一时无以整顿,但也不会长期延续,必有兴起的时节。唐朝的贞观之治,可以说是很不错的盛世,中间出了一个武则天,坏了一些规矩,情势就一直坏下去,到了五代,坏到极点!国家无纪纲可言,朝中无人才可用,真是天地几乎闭塞。一旦圣人出现,局面有了大转变,天地也为之豁然开朗!到了仁宗之时,天下号称太平,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见到当时盛况,但想来却是太平盛世。但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灾异,也预见后来不幸的大变动,不能说不不是“感应”的显现啊!

学生听了,问了一个问题:“这个道理对于我们所下的功夫来说,有用处吗?”朱子回答:“这个道理无所不在,怎么会没用处呢?仔细理解一些深刻的道理,在自己的立身行事上就会表现出来;平日待人处世有好的表现,也是因为内在的修养功夫啊!怎么说这些好道理会没有用处呢?”

【收稿日期】2006-04-04

朱子讲《易经》,不是没有课本,一本是朱子写的《易本义》,另一本是程伊川的《易传》,其中尤以后者为不时讨论的对象。朱子对于程子《易传》,基本上是肯定的,认为程子的诠释对于这部经典的理解,有很大的贡献,后学不可不对程子这部书痛下工夫;但另一方面,却总觉得程子讲经稍欠精细,有些细微的地方,不够透辟。像是讲到“感应”,在自然之中就有感有应,不必把感应讲的像是在“心中”;程子所说“感乃心也”,朱子就觉得微有不妥,于是说:“伊川说倒了,所以致人疑。”不过,讲到这个卦中最有可讲的地方:“憧憧往来,朋从尔思”这句话,程子说,这是私心的作用,朱子也是赞同的。朱子说,一来一往,是感应的常理,是自然的来往;憧憧就是加了私意,是不好的往来。学生听了,有所领会,就说:“憧憧往来”,像是历史上所说的“霸者”,出于私心,要求人们有所响应;“自然往来”,像是历史上的“王者”,一无私念,不要求人们有所响应,人们就会有所感应,而且方面很广,全出于一片公心。请问老师,是不是可以这么说?朱子说:是如此。学生又问:如果人们对于出于私念的要求,用一种不是私心的方式来响应,是不是也是可以,但有一定的限量?朱子答道:这种响应,也是从私念来响应。就好像自己以一些好处给人,得到的就会感恩,没得到的就不会感恩。王者的做法,不是如此,像是商汤围了三面来捕鸟,能走了的不以为得到特别的好处,没走成的不以为也不会有什么怨恨,这就是我所说的公正无私心。学生再问:人固然不可以不思虑,只是做事的时候,不可以把私心放进去,是吗?朱子回答说:不是教人不要思虑,而是要明白道理;感应的道理,本来是不需要思虑的。一个人,只是想要这样做、那样做,

只是计较这样好、还是那样好,只是安排这个、安排那个,其实都是白花功夫,白费力气,对于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,我们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,合于感应之理就可以了。学生接着问:过去有人做大官,处事有私心,面对众人的时候,只是对某一些人讲话,派官也是只派这些人,所以不少人对他很不满,他也就做不好下台了。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吗?朱子说:这样的事很难说。今天论人物只看成败,没看到当时的情势,有它难于处置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要看过去事情发展的关键,则必须尽量地回到当时的情景。如果说,当时某人很有见识,又很有气魄,比起别人强得多,其实这个人的缺陷正在这里。但是,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批评他,那却是不对的。前辈有人说,笼络(《语类》原文作“牢笼”,《宋史·李沆传》作“笼罩”)众人的事,我是不做的。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人面前说一样的话,原因是想到某些品格不好的人,将来会捣我的乱,所以心不甘情不愿地笼络这些人,这就是“憧憧往来之心”。宰相与人说话,怎么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呢?本朝初期,李沆为相,态度严肃,见了人,不随便交谈,有人对他说,这不大好,劝他多与人亲近结交。他说:我和一些声望很高,很受人推崇的人谈话,不觉得可以得到什么启发。至于今天所谓通家子弟,进退举止,不合规矩,只会讲些吹嘘自己的话语,希望得到些好处,我跟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谈的。李沆和王旦,都是有名的贤相,都是不大与人随便交谈的,可知当一个好宰相,是不必要笼络所有的人的。宰相做的最重要的事,就是进用贤能的人,排除掉不好的人,这里就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了。前辈说:“做宰相只要有一片公心、一双明眼。有了公心就能进用贤能的人,排掉不好的人;有了明眼,就能看出那人是贤人,那人不是好人。”这两句话,说尽了“宰相之道”。只怕你看得顺眼的未必贤能,看不顺眼的未必不好。若真能知悉,何必还要笼络?天下之大,人才之多,那里能够人人都加以笼络呢?

我们看这一段朱子的讲话,重点在于人们必须努力追求、体认世间的“道理”,我们做事,只求合乎“道理”,不必“空费思量”、“空费计较”、“空费安排”,去做一些枉费心力的事。举实际的例子来说,做宰相,重要的是懂得“宰相之道”,不必去用一些手法,拉拢各方,以求时誉,因为那是没有用的。另一方面,我们也看到朱子评论过去的人物,十分严谨,一定要回到原来的情景中,去体会到当时的难

处。朱子不认为一个人有见识,有能力,就能把事情做好,往往反而因之误事,但在评论人物的时候,不能以成败而论,还是要给予正面的评价。

又有学生问:如果有一些小人,经历的事不少,也没有什么大过失,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人不好,我们怎么处置呢?可以用他们的能力吗?朱子说:用小人,就是含有私意的憧憧往来之心了。短时间里,看不出什么来,时间一久,小人的坏影响愈来愈明显,这时就不能用他们了。所以,问题不是我们如何用有能力的小人,而是如何辨别贤能与小人,如何真正知道那些人是小人。学生还是追着问:如果一个人,又有文采,又很廉洁,不用他,不是很可惜吗?朱子的回答是:你是要取贤才,还是要取文采?廉洁这是个人的事,是不足以挽救因为他而造成国家败亡的灾祸。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,就是人们的议论都很低下,这真是很糟糕。我常说,我们一定要把肚子里十分低下,相当拙劣的见识统统吐掉,才会有所长进。就好像人得了伤寒,非要上吐下泻一番,病才会痊愈。学生就“议论”方面提问:近来有一种“持平”的说法,老师认为如何?朱子答道:这就是我所说的低下拙劣的议论,根本不成议论!他们所说的平,就是大不平,他们不知道“平”是怎样才能做到。有一位学生沈洵问:胡安国说,北宋元祐时,有人建议,要想调停党派的冲突,提出一个说法,如果内在是君子,表现是小人,天下就安定了,就不必要追究太多了。这个话好像很能折中天理人欲,好像也是一种持平的说法,老师您看如何?朱子说:这个话未必是胡安国说的。小人也有不同的样子,如果有一种是可以用的,也应该用。特别是在情势危急的时候,可以一用,但要知道,情势转变之后,这种小人就会带来大祸。所以,用小人只能应一时之急,绝不是正常的做法。程颢当年与主张熙宁变法的人来往,就是想影响改变新法的推行,或者可以分摊失败的罪责。他当时想要用一些技巧,但显然只是拙劣的谋略。俗语所说“掩目捕雀”,我看不到雀,雀却看得到我,就是一个好比喻。你以为可以用技巧来对付小人,谁知小人的技巧比你更高明。司马光想留章惇一起改革新法,结果两人大吵一架,从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,根本是没有可以持平的道理,都是一些拙劣的技巧或谋略。我常常说,今世所谓有智巧的人,其实都是笨拙的人;从来没有人能用智巧可以把事情办好的,这些用技巧的人,都是枉费心机,白费力气。人们只要依恃一个公平正大的心去做事,做得

成,做不成,要看天意。古人之中,用技巧成事的,其实都是偶然,不是因为他有智谋。总结一句话,不要用技巧,这是决无好处的。张良被认为最有智谋,从今天看来,说不上高明。像是劝刘邦与项羽谈和了之后,又出兵攻项羽,这算什么智谋!只是他命好,用了一次成功了,又用一次也成功。再说一遍,古人做成了一些事,不是因为他有智谋,只是因为“偶然”。天下之事,只有一个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道理,其他费心费力,用智谋,用计算,都成不了事,都是枉费工夫。

朱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,从历史中只能学到人世之间的“道理”,学不到任何做事的“技巧”或“智谋”。从历史中学习前人的谋略、技巧,依样画葫芦,是做不成事的,是不对的。我们从这一观念可以略作引申:第一,古往今来人世的事务,当然有学习的价值,但其重点在于这些事情中的“道理”;我们懂得这些道理,并且应该依照道理去做事;至于是否一定能够做得好、做得成,则是未必。能否做成,要看天意,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控。相对来说,如果做事不合乎道理,事情却做成了,这只是“偶然”,只是碰巧而已,没有价值,也不足效法。第二,人世之间的道理,是历史知识中的“人文价值”的所在,也是学习者应该认真理解的“基本观念”。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,应该是这些人世事务中的道理,这些甚至可以与自然界相呼应的道理,也是我们立身行事的依准。这就是说,道理以外的智谋、技巧,是不足学,甚至是不可学的,知道这些,对于我们的立身行事,是没有帮助的。第三,了解这些古往今来的道理,看看一些过去不久的事例,更可以认识技巧、智谋是不可学的。程颢、司马光的失败,就是想用技巧、谋略来做成一些好事;但是,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终于失败。追究起来,是道理上不允许的,是不可能做得成的,这是因为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是不能合在一起的,道理上讲不通的。顺便一提,朱子师生谈话时,说到某位大官,有私心、有文采、很廉洁,似乎有所指涉,可能是说王安石,但师生既然未曾指名道姓,我们把它当成一个“类型”来看即可。

最后,朱子讲到了“相业”,提出几位本朝的宰相与当今宰相略作比较。朱子说,本朝的宰相,在过去接见百官,都有限制,人数不多。不像今天,宰相一天只是接应百官,根本无心理会国家大事;宰

相写给官员的回信也是十分详尽,似乎不这样就是相业有亏,就要受到批评。过去不是这样,司马光当宰相时,写了一个告示张贴出来,上面写着:有关朝政缺失,人民疾苦,请上奏给朝廷,好让朝廷商量处理,请不要用私函表达,指责我个人过失的话,请用私函即可,我一定检讨改进;至于求一个官职,或要洗刷罪名,这一类私人的事,也请用正式文状,也让朝廷商量处理,若私下来访,我一概不理。南渡之初,陈俊卿和汤思退,接见官员,人数有限,每天不过五、六人,最多十几人,随着官位的高低,分作两批。秦桧也是一个会做官的人,样子很严肃,不随便讲话,给人的回信不过几个字而已。这些都是前辈的做法和风范。朱子又说:程伊川要人把“徇俗”和“随时”分辨清楚,一个人认清时势,知道本分,才是“随时”。今天,人们的见识很低,大家只是相信流俗的说法,真让人叹息!像今天这种议论,宰相要照顾到每一个来见的官员,这怎么可能!要舜也做不到,非但如此,书上所记舜有大功二十,若以今天议论来衡量,舜变成有大过二十了。最后学生问:伊川《易传》谈到“咸”卦九五,有一句话,让不是直接看到的人,都会受到感动而高兴,是不是就是合乎道理的缘故?朱子答道:是的,周武王照顾到远远近近的人,就是因为他心量广阔,所以远近的人都感应到他的心意,就是这个意思。

朱子讲历史,很重视历史中的道理,这是我们今天历史课程中几乎不再谈的观念了。我们多少会认为历史有其实际功用,可以教我们一些处事的智谋或技巧,唯其如此,这门课程的价值才特别明显,学习起来才特别带劲。不过,我们真的要想一想,历史这门学问中,有没有一些“基本观念”,一些“人文价值”?如果有,那是什么?如果学生学历史,对于他们做人处世,待人接物一点好处都没有,是不是学生的损失呢?如果他们能从历史课中学到一点人世事务的“道理”,是不是学生的收获呢?我在这里不作任何探讨,只是想将朱子的一些有关说法呈现出来,供大家参考,也请大家顺便想想这些问题。

**【作者简介】**张元(1941—),男,河北广宗人,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,主要从事宋史及历史教学研究。

**【责任编辑】**蔡世华